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七回 駕風雲鄭印見主 詳識訣苗訓秘機

詩曰：難中遇舊最堪歡，況復親情淚眼看。  
此日大功重建立，勿仍獵犬令他寒。

再說壽州城中，君臣正在議論余鴻法術拿人，此非我將兵不銳之故，奈何彼以妖物名落魂鑪，一連十二將遭拿了，眾將失去尚且緩些，還有高元帥也陷於南唐中，如何設施，乃可救之。君臣盡皆悶議不決，頃刻之間，祇見雲漢中有一人向城中飛檐而下，向前階一滾降落，是滿身甲冑，背上插雙鞭。宋太祖大驚，眾將也不勝駭異，各各抽出腰刀、佩劍，大呼有刺客，要上前拿捉。祇聞那人大喝一聲，猶如天上打個轟雷，眾將嚇得呆立不動。此人大言曰：“吾非刺客，乃汝南王鄭恩之子鄭印也，吾奉陳搏師命，來壽州救駕，不須動手。”眾將聞知皆收回刀劍，太祖與軍師將此人一看，祇見此少年，年方不過十五六，身軀八尺，鐵面生光，炯目海口，真乃一英雄武士。當時苗軍師喚曰：“汝是鄭印，汝南王之子了，今聖上在此，何不行個君臣大禮？”鄭印聞言依諾，即抖甲上前，當帥堂中，對宋太祖倒身下跪朝參。

太祖一見鄭印，想起三年前酒後糊塗，被鄭恩觸怒，一時酒性發憤，將他執下欺君罵主之罪，登時將他斬首，醒後悔之不及。想起手足情深，雖乃異性骨肉，但與他有少年時交結，立下多少馬上功勞，一心一德，何異同胞之誼。今一見他兒子，不見其父，想起前情，不覺心酸，花目中淚下沾襟。起了座位，手挽曰：“御侄平身，朕前少年時，弱冠中與汝父親是異性骨肉之交，情同同胞，不料君臣酒後糊塗，失言交惡，執責汝父，誤傷性命，朕悔莫及，時常思念痛切酸心。今幸御侄長成，身體容貌與父恍惚，朕悲中有喜，今襲職汝南王世祿加恩，以補報三御弟之誤殺，又足以志朕之過也。”

鄭印聞太祖之語音，陳及前事，不覺流淚謝恩。太祖又問：“御侄自三年前被大風吹去，王嫂上朝奏知，寡人已經旨發四方尋覓，各省郡不見回音，至今三載後至，王嫂數年憂思，可不憐此孤獨也。唯御侄方纔言說，奉陳搏仙師之命，下山來壽州救駕，但不知那一位陳搏仙師？授汝有何法技？可解救得壽州之危厄。且奏朕聞知。”鄭印曰：“陛下容小臣詳奏上聞。”當時鄭印將華山陳搏老祖三年前風刮上仙山，至今奉師命下山，一一言知，又道：“叨蒙老祖贈賜仙盔寶甲，可抵避余鴻妖道落魂鑪，但他法術高，非小臣所能驅除此道人，要破敵者，也須待五陰將會合齊集，方能勝之，老祖發啟我下山，行時如此囑咐，吾師定必判斷，前有準後無差。”

宋太祖聞印言來，大喜曰：“朕前三天禱告上天，願得高人來壽州城解圍破敵，自許回朝之日，免向缺國課，並天下罪人減等，以補朕躬之咎，今已有驗，得御侄奉師命下山，朕無憂矣。惟陳搏祖師，當朕少年時，生性未定，為打折唐王御勾欄女樂，殺了一班淫靡嬌嬈，至發配問往關西，道經華山，與陳希夷三局棋對奕，將華山書寫與他，彼乃高人上仙，非凡夫可及。今還念及寡人被因此孤城，又賜贈許多仙物與御侄到來保駕，正見其厚情，垂念朕之深也。但未知汝下山時，老師父有何言吩咐指示，且說知南唐何日得以平服，奏凱班師？御侄可聞知否？且說奏明以安朕心！”有鄭印對曰：“師尊臨別之時，並未有定著班師之日為言，祇說余鴻向昔禽鳥羽毛之體，乃數百年修煉，得成人形，復得赤眉大仙點化受戒，不久登位仙班之列，故煉就神通廣大，非小可能除逐他也。祇可保守在壽州城，以佐安陛下聖懷。他師又言，如要收逐此道人，除非五陰將全齊，敕會大台，共結良緣，方能平定得南唐，大功方可奏績。今已另有八句詩詞贈下，以待小臣回壽州，上呈陛下龍目觀瞻。”當時鄭印取陳搏老祖一柬，上寫著曰：

欲勝南唐定世華，五陰須待數無差。  
也知榴樹藏金錠，那曉銀屏艾繫芽。  
救駕生香芳號郁，降魔解語女為花。  
蕭音引鳳誠奇遇，風虎雲龍總一家。

當時宋太祖看罷八句詩詞，實不解其意，又對苗軍師參詳一番，軍師接柬書一看，默默思曰：“仙機莫測，日後自有應驗。”原來苗訓善精於察星、觀雲、望氣之學，占卜通透，雖未盡知過去未來之事，然見了陳希夷的訣謎，已辨出勝南唐者有五女之名，乃劉金錠、蕭引鳳、郁生香、艾銀屏、花解語五少陰，方能平服。非五老陰。但陳搏祖不預泄天機，故苗訓亦不直指出其五女之名，道與道同秘之意。待鄭印一去，自然引出這班少陰出來。

太祖曰：“陳仙師言五陰，朕未出師之前，母后夢五鳳救朕於高樹，翼扶而下，今老祖又言五陰女可破敵，不免發詔回汴京，調取陶王嫂、王姑、李夫人，來救駕破敵如何？”苗軍師曰：“我主果然天宣聰明，料事如燭耀天。但仙師既遣御侄前來，有如此掀天本領，何不草詔命他沖圍回京求救？”太祖欣然準旨，問及印可承往否？印即奏道：“臣承君命，即刀山火穴有所不辭。小臣下山之日，師父賜我乘風符一道，不用三四辰刻，已到汴京了。”太祖大喜曰：“御侄果然忠孝傳家，今仍襲封汝南王，以子蔭父職，破唐之日，再加恩賞。”即著飽用戰飯，準備沖圍。

鄭印領旨，是日辭了聖上奉旨出城。想來初到壽州，一功未立，且不駕雲符，沖他大營一陣。然後以乘風符回京。當時太祖軍師等見印出城，即登城樓觀他，祇見印大步踏入唐營，大喝一聲：“看鞭。”將唐兵打個不絕，紛紛大亂，唐兵大呼，放箭不及，死者甚多。印的雙鞭發動，猶如劍雨，並無一箭著身，唐兵遇著即死，抵擋不住，四散讓路，一時如入無人之境，一連沖入三匝重圍。祇見兩杆大纛紅旗，數員大將擁一主帥，大喝：“小賊，敢來踩我大營！”他乃皇甫暉，是南唐主帥。有軍士報知宋將踏營兇勇，故率將來攔阻。祇有鄭印，自得老祖傳授雙鞭，未經試發，是個性急小英雄，乃目空一世者，豈懼三五個唐將！祇將兵器打個不住手。聞皇甫暉喝呼，祇作不聞，不瞅不答，雙鞭打去。皇甫暉大怒，長槍一起，月內拋梭，挑進面上，鄭印長鋼鞭左一擋，右一飛鞭打去，馬一沖殺，兩個對戰五十回合，卻被印左鞭飛中皇甫暉右肩膀上，喊聲疼痛，打得甲碎紛裂，口吐鮮紅，帶轉馬鞍而走。

原來皇甫暉算得南唐一員勇將，所以南唐主命他領兵困住宋太祖。今既受傷，一鞭疼痛，祇招喝兵將殺上。有鄭印雙鞭狂打，八員副將落馬五人，兵丁不敢近前，又殺卻唐兵千餘，乘勢沖透七層大營。走未遠，營外有一隊甲軍追上，祇得不走，恃著雄勇，一心等待之，再殺他個片甲不留，方顯己之武技非弱。

言未了，祇見騎一梅花鹿道人趕上呼喝。印一見，知是余鴻道人。二人相見，有余鴻大喝：“可惱宋將！不知進退，十被山人擒拿七八，今又來湊拿不成？敢生膽子踏吾大營！”鄭印大呼：“妖道，知天命可畏者，即日逃走歸山，深藏古洞，煉性修真，不然，數百年苦煉，一旦付諸流水，一命付入輪回，豈不可惜功夫？”余鴻聞言，喝曰：“小小畜牲，人道變化未成，出此大妄之言，料必不思久活了！”言畢，一茶條杖打來，鄭印左鞭一架，喝聲：“妖道慢來！”然余鴻被他一鞭發力，雙手震疼，梅花鹿坐立不定，想來此宋將年輕，實力很大，以力敵，性命難保，急扭拍梅花鹿跑走。印拍馬追趕出外圍。宋太祖在城樓上大驚，遠遠大呼：“御侄不可追趕，此妖道，他有妖物傷人！”但城隔外圍有數百丈之遙，那裏呼喚得聞，祇遠遠觀見余鴻取出落魂鑪，連連響振，太祖心中著急，祇見鄭印，依然拍馬追趕，上前雙鞭打去，險些將落魂鑪打破。余鴻大驚不驗，急收鑪跑走一箭之路，想來落魂鑪屢驗，今此小將似不聞，何也？不免用斬神刀傷他，也算彼不幸也。想罷，登時將刀飛拋空中，發出光輝燦燦，映日爭光，奪目驚人。那鄭印初時心怖，豈料他神盔上放出霞光沖去，神刀跌下塵土。余鴻大怒，不知又用何法物，拿得鄭印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